

张长怀 孙玉春

A large, stylized bird logo, possibly a dove, is centered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cover. It is composed of various shades of blue and purple,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movement. The bird is facing left, with its wings slightly spread.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concentric circles in similar colors, creating a tunnel-like effect.

浪子惊梦

A small, green square logo with a white border and a stylized white design inside, located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cover.

文化艺术出版社

浪子惊梦

张长怀 孙玉春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小说描写一位作家为了探寻犯罪青年的心理病灶，把几进看守所的孤独青年鲁大东引“狼”入室带回家里。新的生活虽如梦幻一样震动着鲁大东的心，但是邪恶的旧习却仍不时地影响和左右着他。尽管作家杜崴四处奔走求助，一次次为他找到工作，鲁大东依旧象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屡次恶习重犯，以致陷入到一个庞大的诈骗集团中……

最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鲁大东才终于从恶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人生。

小说情节波澜起伏，曲折跌宕，给人以启迪、深思。

浪 子 惊 梦

张长怀 孙玉春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字数142,000插页2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书号10228·297 定价1.70元

ISBN 7-5039-0058-x/I·36

目 录

第一章	体验生活	1
第二章	回头难	26
第三章	碰壁	48
第四章	恶习复发	75
第五章	自作自受	104
第六章	意外来财	132
第七章	行骗	155
第八章	岸在这里	175
第九章	“新生”开业	195
第十章	生活刚刚开始	219

第一章 体验生活

生活是一块沉重的石头，我压在这块石头底下，喘不过气来。硬从石头缝里抬起头，于是我被挤压变形了。

——鲁大东

1

这是一座新型的中等繁华城市。街道整齐、宽敞、洁净，一座座高楼大厦林立市区。绿树红花点缀其间，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各种车辆穿梭般行驶，整个市容焕然一新，到处是一派繁忙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此时，正是上班时刻，一辆辆公共汽车象一只只巨大的罐头盒，载着乘客，慢吞吞地在闹市中穿行。

一只罐头盒里男男女女塞得满满登登，你贴着我的胸脯，我挨着她的脊背，挤得大家在呼呼喘气。从不同人身上散发出的汗臭味、口臭味、狐臭味加上香水味、头油味、脂粉味……搅混在一起，令人恶心。车厢里的这种复杂空气成分，就是一位高明的化学家也难以用化学符号表示出来。

杜崐好不容易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皮夹子，抽出一角钱，请人传递给售票员。贴着他身后站着一位穿花衬衣的小伙子，帮助他从人头上把票接了过来。

“谢谢！”

“没关系。”

忽然，一个女人尖叫起来：

“哎呀，谁的蹄子，踩我脚啦！”

“喂，说话干净点，那儿是嘴。”

“哟！打骡子惊马，冒出个正经人！”

“同志，请你松一松，喘不过气了。”

“嫌挤？坐小汽车去！”

“别吵别吵，坐车嘛，总是不舒服的。”

“哎哟，鸡蛋！我的鸡蛋……全完了！”

“哈哈……”

文明和愚昧，进步和野蛮，它们象孪生姐妹，整天勾肩搭背到处游荡，随处可见。杜崐实在忍受不了，车一靠站，他就想下去。穿花衬衣的小伙子也往下挤。

这时出现一个奇迹：突然，杜崐的皮夹子装在穿花衬衣小伙子的裤袋里，而金黄色链子的另一端，却依然挂在杜崐的腰带上。链子把他们俩连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

“小偷！小偷！”有人喊。

“在哪儿？在哪儿？抓住他！”

小伙子不慌不忙，先发制人。只见他掏出皮夹子猛

地一掷，骂道：“老东西，这是我的口袋！搞什么名堂！”

这时，从车上下来个漂亮的时髦姑娘，挽住穿花衬衣小伙子的胳膊，歪过头，透过蛤蟆镜，朝杜崴身上下打量一番，哼了声：“神经病！”就挽着小伙子，一扭一扭地走了。

紧跟着从车上蹭下另一个似男似女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扑在杜崴身上，把他撞了个趔趄。

“嘿，老同志，你是变魔术的吧？真有意思。来，你再变一回，叫它到我口袋里。变，快变呀！”

“嘻嘻嘻……”

“哈哈……”

杜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目瞪口呆，觉得自己倒真象看了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愣在那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公共汽车吐出一些人，又塞进另一些人，慢吞吞地开走了。看热闹的人也都很快散去。杜崴这才如梦初醒，摇头叹息：“唉，这些年轻人，年轻人……”

俗话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看来这句话有必要修改一下。怎么改，却想不出更恰当的词儿，他完全被气糊涂了。

2

街上虽然熙熙攘攘，行人不少，但比起公共汽车里，

密度小多了。

花了一角钱，挤了一站地，钱包险些丢了，还憋了一肚子气。杜崴解嘲似地独自苦笑笑，缓慢地走在新砌了花坛的人行道上。唉，怪自己，都怪自己，杜崴心里想，本来就不该凑那份热闹嘛。还是步行好，既能运动运动筋骨，又少惹些麻烦。

他今天是到公安局看望曹子健，听说他病了。

还没进门，远远就听到老曹在屋里大发雷霆，骂人的粗话震得窗户玻璃沙沙响——怎么，他病好啦？

“曹局长，啥事惹你发这么大火？”

杜崴径自推门进屋。

曹子健头上缠着毛巾，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他的小儿曹和平站在一旁，分辩着什么。

曹子健见了杜崴，往沙发上一躺，有气无力地说：“正好，大作家来了，请你给评评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杜伯伯沏茶去！”

“嘿，矛盾不小呀——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父子间的事，我可不介入。”

曹和平给杜崴沏了杯香茶，说：“杜伯伯，你是个作家，我敬佩你，请你评评理。爸爸给我介绍了位女朋友，不管我意见如何，硬强加人……”

“住口！谁强加给你啦？”曹子健站起来，生气地说，“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值得翘尾巴的？方芳哪点不比你强？论学历，大学毕业。虽说是工农兵

学员，总还有大学文凭。论思想，是党员。你呢，是个群众！群众！”

“我找的是爱人，不是找政治指导员。”

“看看，看看！连个党员都不是，还挺光荣，是不是？”

“爸爸，你是公安局长，总比一般人懂得婚姻法，希望你不要包办代替。杜伯伯，你说我的意见过份吗？”

杜崴喝了口茶，说：“今天我 不表态。你爸爸是病人，对一个病人，你的做法可不妥。”

“好，听杜伯伯的，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我要上班去了。”曹和平说完走了。

儿子出了门，曹子健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别看我是个公安局长，在儿子面前我却无能为力。三个儿子，除了老大，两个不想入党！如今的年轻人哪，真叫人不可捉摸。这样下去，怎么不叫人担心。老杜，你不是在研究青年，准备写部书吗？我倒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比你乐观得多。”杜崴 笑笑说：“青年人不想入党，你觉得可怕吗？”

曹子健看着他，等他的下文。

“我们入党那时候，是知道参加了共产党就有可能掉脑袋的，可我们参加了。”他停了一下，“现在，入党有危险吗？”

曹子健轻轻摇摇头。

“入了党不仅没有危险，还有好处——你别瞪眼，实事求是地说，入党没有好处？提干当官从党员里选嘛。”

曹子健躺下，点了点头。

“既没有危险，又有好处——他却不干。你说他是落后吗？你很喜欢你的老大，他是党员，又是个小干部，很进步了吧？可我记得‘文革’中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和你划清界限的……”

曹子健抽出香烟递给作家，忽然想起他是戒了烟的，便塞进自己嘴里。

“你是个党员，而且党龄比儿子的年龄还长，可是儿子不尊敬你，不佩服你，完全是儿子落后了吗？”

曹子健把香烟夹在手上忘了抽，全神贯注地听他的意见。

“不！你自己也变了。共产党员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会上讲一套话，回家讲一套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程度不同的两面派。这就是我们的形象，这种形象能让儿子崇拜吗？我记得有一次朗读张志新的报道，和平哭了。他崇拜这样的党员。我们应该惭愧。”

“嘿，老杜，你这番谬论似乎有点道理。”

杜崴激动起来：“凭良心话，你我这样的党员还是不错的，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不谋私利。然而却有那么一些党员确实太不象话了，贪污、腐化、搞特权，以势压人，肮脏透顶！老曹，这样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如果需要的话，我随口就可以数出一串。你是公安局长，比我更清楚，这几年我们有多少同志在做落实政策工作——他们在前边把人一棒打倒，你们在后边一个个再扶

起来慰抚一番。这一方面说明党风正在扭转，可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座座庙里都有冤死的鬼。这是什么人干的？他们受到谴责了没有？不正是他们损害了党的形象吗？有的年轻人对我们党不那么信仰，难道责任完全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吗？”

杜崴坐下，喝了口水，笑道：“过激了，过激了！也许这正是文人的弱点。”

“刚才你还说我不敢讲真话，看看，你自己刚说了两句真话就害怕了。你这个党员也不够格嘛，哈哈！”

杜崴说：“我并不是为刚才的话寻找安全系数，说实话，对年轻人也要作分析。不可否认，十年动乱毁了一批年轻人，当然，他们并不是一出娘胎就是坏孩子，社会有一定的责任。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了解那些堕落的、畸形的，走上犯罪道路的年轻人。我要分析他们的病状，解剖他们的灵魂，用我的笔挽救他们。我想，尽管我和你的手段不同，殊途同归，咱们的任务是一致的。”

“我乐意为你效劳。”曹子健说，“挽救失足青少年是全社会的责任。你们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拯救他们的灵魂，更是你们责无旁贷的任务。有什么需要，说吧！”

“我想先看一些案例……”

“这还不好办，到档案室找杜明，她是你的女儿嘛，还要我给你们介绍？”

“不，还是公事公办。”

曹子健拿起电话，要杜明来一趟。

不一会，杜明来了，在门外清脆地喊了声“报告”，进门先敬了个礼：“局长，您找我吗？”

“有位作家……”

“爸爸！”杜明快活得象只小鸟，飞到杜崴身边，象在家里似地撒娇。曹子健想起自己的小儿子，象个陌生人，从来不和自己亲近，既羡慕又嫉妒。

“给你个任务，给爸爸找些他需要的案例材料……”

“那，保密条例……”

曹子健笑道：“绿灯是我开的。”

“是！”

3

一大卷、一大卷案例材料，象盘石，压在杜崴的心上，他的心微微发痛。

随手翻开一卷材料，突然，他的手一阵遏制不住地抖动了一下——他看见了一张照片。主管记忆的神经已经不太称职，他只觉得很熟悉，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姓名，鲁大东。1957年生，24岁。

偷窃案。

×月×日，在×处作案……

杜崴合上卷宗，放在一旁。他已经排出了一摞材料。

“我能把材料带回家吗？小明。”

杜明面有难色：“那……我请示一下。”她拨了电话，“爸爸想把材料带回家看，是，好的！”她放下电话欣喜地说：“登个记吧，曹局长大开绿灯。不过，注意保密。”

“爸爸也当过机要员呢。”

他把材料装进皮包，心情很沉重，直到出了公安局，走进一群欢声笑语的行人中，心里才略略轻松了一些。

步行回家——再也不坐令人窒息的罐头盒了，不愉快的记忆，历历在目……

啊！是他！卷宗里的照片不就是他吗？公共汽车上那个穿花衬衣的小伙子！果然是个小偷。

他叫鲁大东。

杜崴回到家，一推开门就从屋里飞出这样的话“……鲁大东，他的堕落……”

“谁？你们在说谁？”他急忙进屋。

妻子明济众正和青年业余文学创作者侯早在谈话。鲁大东的名字是侯早说出的。

“杜老师回来了？”侯早礼貌地站起身问候，杜崴摆摆手叫他坐下。

“明老师写了篇记者来信，为我的同学凌厉恒

呼吁……”

明济众激动的情绪似乎还没有平息，打断侯早的话，抢着先告诉丈夫：“老杜，凌厉恒这小子修理无线电的技术棒极了，简直称得上专家。可是他招工进了红星锻铸厂，却分配他到锻工车间烧大炉！”

侯早难过地说：“分配工种的时候，我爸爸收到五十多张条子，老战友，老同事都要求给他们的子女安排好工种。结果，电工车间塞满了。凌厉恒的爸爸是个补鞋匠，一无权，二无钱，他不烧大炉谁去！哼，技术有屁用！”

“更气人的在后头呢，”明济众抑制不住地说，“市家用电器信托服务部了解凌厉恒的技术，出面到红星锻铸厂联系，想把小凌调过去，发挥他一技之长。侯长安，小侯他爸爸硬咬住口不放，说什么放他走，就影响其他大炉工的情绪！这是什么话？唉。小凌走投无路，直想自杀……”

“如果凌厉恒万一自杀了，我爸爸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他不会负法律责任。”

“对这些人，我们的法律太软弱无力了。”侯早忧心忡忡地说，“刚才，我向明老师谈到我的另一个同学鲁大东，他和凌厉恒是一个无线电研究小组的，原来也是个好孩子，可现在成了小偷！诚然，他犯了罪，应受法律的制裁。可谁向他负责呢？”

青年问题！到处都是青年问题！我们有没有一个机构专门来研究这些问题？不要老是指责吧，指责是最省力不过了，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应该认真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杜崴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

侯早是个慷慨激昂的年轻人，他忍受不了寂寞。他说：“我的许许多多的同学的遭遇，我自己以及我爸爸的所作所为，使我想了很多问题。这部中篇小说《父与子》便是我思索的结果。昨天晚上才脱稿，请杜老师抽空看看，提出批评意见。”

杜崴接过厚厚一叠手稿，沉甸甸的。

他的心里也沉甸甸的。

4

看守所。

卫所长不慌不忙地掏出老花眼镜，凑近嘴上哈口气，掀起衣角擦擦镜片，然后戴上，翻开一本花名册，嘟嘟囔囔道：“这些小崽子，简直把这里当作客店啦。你听听，他们叫我什么，表舅。嗨，表舅！表舅就是娘家人，我这里成他们娘家啦。看看，这个，郎康康；这个，高轶生；还有这个，田郁凤……绰号也怪，黑桃老K——老依，凤姐儿……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常客！”

杜崴的目光随着卫所长短而粗的手指，在表格上看

到一串名单，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鲁大东。

“先提审他吧。”杜崴说。

卫所长把老花镜往上抬了抬，瞅了一眼，说：“鲁大东。噢，就是那个烂鱼头——鬼知道他怎么得了这个绰号——是个小偷，今天上午捕获的，是第三次啦。”

“卫所长，能让我单独见见他吗？我想一个人和他谈谈。”

“可以，可以。”所长信任地说，“曹局长亲自打了招呼，说你是个作家，有权力了解失足青少年的思想状况。”他殷勤地把杜崴领进审讯室，吩咐执勤的战士带人犯。

鲁大东被带到被审席上，他一抬头，发现法官正是昨天在公共汽车上遭遇的老家伙，顿时脸色刷地白了，紧张地低下了头。

“坐下！”

杜崴冷峻地说道。他那两股炯炯有神的目光，威严地打量着被审对象。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身材颇长，十分健壮，总在一米八以上吧。一头乌发很茂密而且自然蜷曲，五官端正，只是留着令人讨厌的小胡子，还有花衬衣，也令人很不舒服。

打量了约摸一两分钟，杜崴始终没开口。鲁大东被他盯得心里一阵阵发毛，如坐针毡般地难受，偷眼瞄瞄法官，暗暗揣测着。

杜崧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寂静：

“你叫什么名字？”

“鲁大东。”

“今年多大岁数？”

“二十四。”

“家住哪里？”

“本市红星路一百二十五号甲四号。”

“从事什么职业？”

“钳工——不，不，我没有工作。”

“再回答一遍，从事什么职业？”

“待业青年。”

“你的父亲做什么工作？”

“……”鲁大东低下头没有回答。

“你的父亲做什么工作？”

鲁大东抬起头，脸色惨白，低声答道：

“他死了，那时候，我才十二岁。”

“你的母亲呢？”

“……”

“回答！”

“母亲？我没有母亲。父亲一死，她就改嫁了，跟了一个臭不要脸的流氓。”

“你跟谁生活？”

“父亲死后，我跟着奶奶。她捡破烂养活我。大大前年，她跌断了腿，我便偷钱养活她。去年，她也死